

陽光

與

玫瑰花的敌人简人



冉云飞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1486 2967

3765 H2 17

冉云飞/著

02 随笔

05 中国

02 32

阳光 与玫瑰花的 敌人



燕山大学图书馆藏书

I267.1/7



0253558

60

四川人民出版社

(川)新登字001号

责任编辑：温洁

封面设计：康笑宇工作室

技术设计：李佳

阳光与玫瑰花的敌人

冉云飞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3号）

新华书店经销

华西医科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10 字数 225 千

1998年2月第1版 1998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7-220-03553-5/I·524 印数：5000册

定价：15.80元

序

冉云飞

象州诗人郑小谷的两句诗——“最无赖事惟谋食，大有为人不著书”——是足以消散著书人仅余的一点小快活的。我固然深知著书为文之事，技属雕虫，壮夫不为，但触目于这样的句子，还是颇感惊心动魄。为衣食饭碗而犬马奔走，固属无赖；且能干其他宏图伟业者，当不会在此无用之文途匍匐。因为烹文煮字向属苦寒之事，以我自己的感受，与“无赖”之谋食，庶几近之。

收入本书的几十篇随笔，是我从二十四到三十一岁七年间余裕的产物，但大部分确系近年所作。因文章的大致面貌，排比论列，略加分类，剖为四辑：

第一辑是“短命的时尚”。对时尚的追逐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景观，媚俗已堂而皇之地进入了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尽管动机和因由不一，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深受时尚的裹挟和胁迫，与之舞蹈，不由自主。这类从众，在生活里，尚无大碍，而蔓延到文化行为中，则颇有丧失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危险。骑墙翻跟斗，无疑应当唾弃，但追波逐浪也未必就好，故时尚作

为一时之爱好，从永恒的角度看，确有不得天年之虞。我并不说自己就是一个给人下病危通知书的医生，也无医治绝症的妙方，一得之私，非敢以为真理，只不过是表述一个人文主义者的批判而已。

第二辑为“历史是个小媳妇”。记得胡适博士曾说过，历史是个小姑娘，你爱怎么打扮就怎么打扮。这当然只是个比喻。但这已经透露了中国历史非常特殊的一面，历史是官家之史，或者是掌握在史官一人之手，用西方哲学家波普尔在《猜想与反驳》中的“证伪”和“证实”，便使我们对古代典籍的怀疑之心日炽。平凡如我们，固然不必或者不可能像顾颉刚先生的清代老师崔东壁那样，去写一本《洙泗考信录》、《丰镐考信录》之类的著作，但似乎还有对高头讲章里藏污纳垢的东西做一个清洁工的义务。在我看来，能否打扫干净还是次要的，关键的是，我们要有按照自己的见识打扫它的自由和权利。

第三辑为“书剑飘零”。书剑两不成，是古代文人墨客的谦逊之辞，或者是失意过后的牢骚话。而在我则是事实，剑不曾学，即便就是学了，在冷兵器的攻击力日益消退的今天，已派不上多大用场，顶多只存着运斤成风的、形式主义的美学意味；既如此，何如来黄卷缥緲之中作一蠹鱼弟子，看那琅嬛福地，个中滋味，端的物我两忘，如有定力，尚能百事不侵，其美轮美奂未可尽喻。而我只不过是在其间凿壁偷来的余光芹献于人，正所谓书剑飘零，无从收拾。

最后该说“艺术的刀法”。艺术之创造最无规矩可言，可言者则成规律，而与创造无涉，所以我经常听到某人谈艺术有规律，在我听来则近乎谰妄。艺术之刀法，具体到个人如何操作，相去天壤，不必强求，每个人各以性情良知为恃，尽量不做金元评论，少作应景篇章，且不去写冬烘先生的讲义，大抵离艺

术之刀法不太远。

学问家顾炎武曾说，人之患，在于好为人序。言外之意就是自己作一篇序，不管好不好，妙不妙，他老先生都是认可的。因此我不惜冒着王婆卖瓜和新派广告之讥，写下如上的话，是否夸大其辞，违反广告法，请读者垂察。

1996年8月29日凌晨于成都

目 录

序	(1)
---------	-----

短命的时尚

大炒牛皮	(1)
刀割二瘤子	(4)
机关算尽	(7)
面子时代	(10)
全民感冒运动	(13)
不说也罢	(16)
说 闲	(20)
大家抱佛脚	(23)
素王与素菜	(26)

作官莫作怪	(29)
与谎言共舞	(33)
不得好死	(37)
说 媚	(40)
女人与酒	(44)
我看钱耍人	(48)
电视的教导	(51)
东方恋脚癖	(54)
奴才的四种譬喻	(62)

历史是个小媳妇

杀母传统	(77)
玩火者自焚	(80)
杀身未必成仁	(83)
自古英雄多气短	(87)
招摇的舌头	(92)
误读韩信	(95)
聪明死得早	(98)
历史也疯狂	(102)
我要告密	(109)

书剑飘零

厕所与知识分子	(114)
---------------	-------

闲话日记·····	(118)
旧书新得·····	(126)
书生乱弹·····	(130)
自由读书·····	(133)
畅销书的陷阱·····	(137)
关于焚书·····	(140)
读《台静农散文集》·····	(145)
作怪的钟鸣·····	(149)
读书偶寄（四则）·····	(152)
书 缘·····	(156)
关于对联·····	(158)
重读《五人墓碑记》·····	(162)
卖文搜书·····	(166)
真人有异行·····	(169)
催书广告·····	(172)
灵魂的家园·····	(174)
长翅膀的罗克威尔伯伯·····	(177)
读书偶寄（三则）·····	(180)
小记《余时书话》·····	(184)
文人与稿酬·····	(187)
文人自贱·····	(193)
送穷考·····	(196)
新年回马枪·····	(201)
高处不胜寒·····	(204)
张岱的遗产·····	(209)

《开心集》识小	(212)
---------------	-------

艺术的刀法

爵士乐大爷	(215)
小试飞刀	(218)
枪击20世纪	(221)
诗歌的精神状况	(224)
小说王国的招安	(231)
诗歌的没落	(234)
时髦有期而岁月无敌	(237)
多重冒犯和夺魂的丧钟	(240)
我看曹操	(243)
隐蔽与写作	(249)
《衣冠似雪》的三种面貌	(254)
挽救江湖	(269)
悲伤的江南	(281)
阳光与玫瑰花的敌人	(297)
跋	(307)

大 炒 牛 皮

曾经大部分时间，牛皮是吹出来的。现在的牛皮是越吹越厚，此类牛皮，制革业再发达也对它不起作用，看来或许炒是一种先进文明的办法。

在炒牛皮以前，我们吹牛皮的名气的显著地位是可以确定的。我们国家吹牛皮的风气由来已久，且规模广阔，祖国广袤的大地处处都不缺乏这样的机构和成功人士。小到个人，大到某些政府机关，无论是生活交往还是工农业统计数字，都喜欢以夸张的面目出现，水分极重，如此长期恒久的想象力在世界各民族大家庭中大抵也不多见，按人口比例或许可上吉尼斯世界纪录，也未可料知。

捡点陈谷子烂芝麻，翻点旧帐，看点旧报纸，我们就会看到与实力完全不相称的宏伟蓝图，犹如画饼充饥，一直是形势大好，不是中好，当然更不是小好，总之不把困难讲够，心怕露出捉襟见肘的家底给人看。从前辈抠得很严的口风中至我现在拥有的逻辑推理能力，我敢断定，三年自然灾害——农村叫“过难关”——就是有点不那么自然。一个地大物博、物产丰饶

的国度不可能同时遭受一样的灭顶之灾，常说的东边不亮西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的简单道理，谁也不会不知道。再说，即便有“苏修”的灭绝兄弟情谊，加之不可抗拒的老天爷的无情，也不至于悲惨到许多村庄无论羸弱老幼、强壮有力之人成片死亡的地步。如今讲到这些，依然令人不寒而栗。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现在看来如同一句不上级别的虚假广告语，但全体人民却奉若“圭臬”。有相反的论调是不行的，噤若寒蝉，不由得你腿脚不发软。正如宣永光先生所言：“下级人员的正邪好坏，全是上级人员养成的。你若喜欢纳谏，他们就能尽忠言；你若喜欢恭维，他们就能献谀词。总而言之，你若好谈嫖赌经，他们决不敢向你诉说烈传。”奴才是相对皇帝而存在的，在一个法制不健全的国家，寻找明君就成了小民百姓的理想，因为连命都随时有可能被革掉，命不是自己的就由不得自己，没有不害怕的。我们的兄长们号称什么倒霉的事都让他们赶上了，比如三年自然灾害、文革、下乡当知青等，对后者倒不时看到他们理性的反省，独独对三年不那么自然的灾害缺乏厚重深入的论述，以至我们后学反而要从洋人写的研究著作中才能对此事勉强略知一二。难道我们就不能像陕北婆姨秋菊一样要个说法吗？

花样在翻新，文明在演替。炒股票、炒人才、炒文稿、炒房产、炒电话号码、炒美国鹰卡、炒身份证、炒文物、炒邮票，没有什么不炒的，牛皮自然也不例外。什么都炒，表面是为了钱，炒本身就有脱离实际价值的嫌疑，比如房价与购买力、实际价值的脱节就使许多房产商都栽进去了，不过倒霉的当然不是房产商，他们的钱只不过是各种方式从银行“借”来的，泥牛入海的事也极常见，又不是自己的钱，花光他妈的又何妨。如今的牛皮是越来越厚，越来越大，等级也越来越高，人的智慧

对小牛皮仿佛有了免疫力，于是骗家就迭换新招，沈太福骗了10亿元之巨，薛根和也弄了不少，不管掉头悔过还是进监狱，反正是牛皮大，曾经得了实惠，苦了众多的庶民百姓，在手里都捏得出汗的钱，在他们手里如流水。除了斩除恶瘤，大众也需作一点自我批评，分明是牛皮，你不怕烫手，要硬着头皮上，不倒霉才是怪事。

不仅如此，经济的浮肿、虚胖被许多传媒文字弄得沸沸扬扬，比真的还像真的。有的报纸把房地产业宣传为支柱产业，其实谁都明白，房地产和股票、期货交易都是肥皂泡一样的泡沫经济，亚洲四小龙的韩国正是由于不重视基础国力而被文莱取而代之。照一部分人的逻辑，只要肥了自己，瘪了别人，就是天经地义，我们惯常的浮夸、虚胖习气得到了大红大紫的泡沫经济的支援，真是珠联璧合、互相吹捧、共同提高了。

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看来只有炒才是90年代的步伐。

1993.10

刀割二瘤子

小时候，常听人说不检点的人叫“二瘤子”，大路货叫法是“流氓”。其实在我们生活中无孔不入的“二瘤子”，还不是那些不足挂齿的小巫、小爬虫，它既不是过街老鼠，也不是瘟疫，却比它们厉害千百倍，那就是我们大家惹也惹不起、躲也躲不起的人类社会的主角——政治毒瘤。

手握枪支的是枪手，玩弄权柄的是政客。大抵天下无不散的筵席，宦海沉浮，巅峰突起和万丈深渊都必须经过，所谓高处不胜寒，却又无限风光在险峰。既是客，如同作一次短暂的造访，不必花过多心思为别人考虑，只需带一张嘴去，不必自带饭菜，反正一大桌子丰盛的宴席，不管是谁的血汗，只管自己喝足吃饱，短期富裕，飞黄腾达，玩什么手段不重要，重要的是得到实惠。既是客，也就不必担心曲终人散、杯盘狼藉，自有主人收拾残局，累死他与你没什么相干，一手拍灰、一手揩嘴，一走了之，鞋底抹油却不是丧家之犬。反正苦不了你，有何劳神，做这样的客，一年做一百次，总共做一千年也不嫌累。路易十四的座右铭已与他们达成了默契：“我死后，哪怕洪水滔

天也与我无关。”

遇到毒瘤，并不是就没有锋利的刀，没有伟大的医生。这样的天才虽然罕见，然而史蒂芬·茨威格就是一个。他在《一个政治家的肖像》一书中指出，约瑟夫·富歇是个“天生的叛徒、渺小的策士、谄媚的小人、职业的风派、卑鄙的警察、令人嗜冷的无耻之徒。”当然并不是每位政客都如同他一样集大成，须知拿破仑、罗伯斯庇尔都虚他三分，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以至于大文豪巴尔扎克在赞赏人类激情（好的与坏的）时也忍不住拿他开刀作例子，然而很多洞察秋毫的人却忽略了他法国政坛上作为职业赌徒、冷血杀手而又巧妙应变的地位，他好像藉藉无名却又占尽风光，以毒攻毒，善于用阴谋来牵制阴谋。

确实，人们生活的绝大部分时间并不是由才具卓越、德高望重的人所左右，往往是由野心勃勃、品质低劣的人在主宰世界，宰人比宰一只低等动物还来得快。当然，政客犹如反动派和纸老虎，总是不自甘退出历史舞台，他们总是捣乱，希图卷土重来、东山再起；倘若轻而易举退出政坛，未免太便宜了对手，总要演出惊心动魄的龙虎斗，让很多人充当炮灰和牺牲品，否则他们就不会退休。因为阴谋使他们热血沸腾，是他们的心肝宝贝，是他们的职业，不玩弄阴谋和权术，他们就无法生活，也就绝不收手。

有没有一劳永逸的良机妙策，杜绝政客在人类生活中的横行呢？没有。这是人类自己的一个苦海，是自设的圈套，无可更改。做奴才时为民主而斗争，做了主人就忘了曾经做奴才的苦处，恰如鲁迅所言，奴才做了主人比主人更可怕。好比一个女人，在做媳妇时与同样是女人的婆婆作旷日持久、艰苦卓绝的斗争，一旦做了婆婆，就使劲刁难和折磨自己的媳妇；再如

母亲有了女儿，就千方百计地阻止女儿为了爱情私奔，她忘记了自己曾经这样斗争过，所以女人的历史是媳妇熬成婆，少女变成丈母娘的过程。女人的悲剧和政治毒瘤的苦海一样没有完结。

再大胆设想一下，不要政府行不行？不行。人类不可能退回去，没有契约，人类的混乱也极其可怕。与其说民主是最好的制度，不如说是最不坏的制度，犹如魔鬼说：政府是个不得不要的坏东西。佛家说苦海无边，我看是一语道破天机。

不管你喜不喜欢绕圈，悖论就是对你纠缠不休，你要清静，它要喧闹，由不得你自己。真是惹也惹不起，躲也躲不起。我的标题是有些豪气，但我知道吓唬不住二瘤子，用小刀割了一下，放它的血吗？恐怕不可能，怕那刀有弹性，弹回来放了我自己的血。权当做了一回孔夫子：知其不可割而割之。

1993.9

机 关 算 尽

久坐机关，机关果然是个圈套，消磨意志，麻木心脾，除了学到些不关痛痒的“阳谋”（还没有学到深不可测的阴谋）外，惭愧得很，实在无甚斩获。

革了几十年的命，改了十几年的革，国人中的大部分仍如贺星寒先生的“人在单位中”，生人相见，必定问你姓甚名谁，然后问的便是单位，对公务员来说，单位便是机关。我很佩服把团体、衙门等单位，称作机关的发明者，如若查出，应该好好奖赏才是，俾使人尽其才，方不辱盛世英明。

首先是工厂尚未改革以前，一线工人总是羡慕并且嫉妒坐办公室的，也就是坐机关的人。一来是清闲，二来是仿佛高人一等。机关是很重要的关节，从评职称、论功行赏到住房分配，必出自机关人手。不难看出机关是指机巧和关键，如同现代化操作间，只要电钮一按，哪怕是一枚运载火箭，也可即行中止它的飞行，甚至造成重大的损失。所以小看机关，必然自讨苦吃，所谓祸福无门，惟人自召。

至于说到大的机关就更是如此。其中的奥妙非我辈所能尽